

清明祭

周新红(龙泉)

生命的逝去恰如秋叶 ,寂寂静静 ,飘飘渺渺。
叶落无痕 ,人生有轨。万物灵长 ,生死有时。
清明时节雨纷纷。似乎上天也读懂了清明的哀伤 ,总在这个时节不停地泪流心伤。清晨五点 ,一场透雨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思绪一下回到过去。
记得小时候 ,大年初一 ,父亲总要带上我们兄妹几个去 拜坟年 。
这是老家的旧俗 ,自大年初一始 ,山上到处可见手拎祭品肩扛锄头的人们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成群结队 ,颇为壮观。乡里乡亲总喜欢在家人团聚的日子里结伴去祭祖祈福 ,加上清明扫墓 ,每年 ,我们兄妹仨至少有两次机缘去母亲的坟头祭拜祈福述说心曲。
在母亲的坟头 ,我会单膝跪地 ,默默地把自己的心里话 ,一五一十地与她老人家分享。我知道 ,若地下有知 ,母亲会倍感欣慰的 ,因为她心爱的女儿终没辜负她的期望。在母亲的坟前 ,我也会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祈愿来年更上一层楼。
依稀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龙泉市兰巨中学任教。这是一所离市区只有十公里的乡中学。第一次去学校 ,母亲坚持要送我 ,无奈父亲借来的 三轮车 载物有限 ,而她为我准备的行李又多 ,只好作罢。临走 ,不擅言辞的母亲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她认为最重要的话：听校长的话 ,好好教书！善良的母亲说起话来总是柔柔的、软软的 ,很少使用感叹语气 ,看得出来 ,这一次她特别认真。许是年轻不谙世事之故吧 ,当时的我真的没有太在意她说的话 ,心里还直笑她的 迂 。
母亲去世后 ,她不经意间说的几句话却日益明晰深刻起来。是的 ,它一直烙印在我的心底 ,镌刻在我的心上 ,不曾遗忘。它一直催我奋进 ,促我前行 ,不曾离开。现在的我 ,终于有余暇设想 ,她简短的话里其实包容了多少的意涵 ,又对我寄予了多大的厚望啊！而我

草木青

金杭(市直)

清明前夕 ,蹲在墓碑前 ,捏一管毛笔 ,小心地从小铁罐中沾了些红漆 ,仔细临摹着碑上的字。
年岁有些久了 ,经年的日晒雨淋 ,碑上的字已失了原有的颜色。工匠在雕琢时也不是很认真 ,姓氏笔划多了些 ,便辨不清了笔路 ,只能估摸着描。
记得接到消息时 ,我进了项目部 ,尚在远离城市的一个小山沟里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匆匆请好假 ,将一些随身物品胡乱地塞进背包 ,便跑到对岸的公路旁拦车。这里没有开往城市的专线交通车 ,在感觉漫长的等待中 ,终于 ,一辆小货车在我面前停下了 ,听完我有些语无伦次的请求之后 ,副驾驶室里坐着的人往里挪了挪 ,算是给腾出了一个窄窄的空间。没有丝毫的犹豫 ,我便挤了进去。到达县城 ,好心的师傅又将我送到了汽车站。
终于 ,赶到外婆身边 ,见最后一面。
较之生前 ,躺在玻璃冰棺中的外婆越发显得瘦小 ,像个孩子。雪色发丝被整齐地梳往脑后 ,露出瘦削的面庞。轻合的双目 ,让我忽然间萌生出了一种错觉 ,外婆 ,她只是又睡着了吧 ,同往常一般 ,坐着坐着便打起了瞌睡。只是这一回 ,她不会再像调皮的孩子 ,在被唤醒之后坚决地否认自己曾偷偷地睡着过了。因为她身上套着的那件空荡荡的寿衣 ,让人觉得陌生 ,一种无法忽略的疏离 ,蓦然间便拉开了她与这个世界的距离。
外婆被推进火化室的时候 ,我站在屋子外头 ,紧紧地盯住那扇小小的窗洞。我想 ,外婆被火烧着的时候 ,一定会很痛吧 ,因为我的心也跟着痛了起来。从此 ,我将再也见不着她了 ,再也不能笑着喊她 ,然后张开双臂轻轻地拥抱她。这一刻 ,她一定很寂寞也很无奈吧 ,要离开她所记挂的儿女们 ,还有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世界 ,就这么一个人走了。所以 ,即便是眼也跟着心一道痛了起来 ,我依旧坚持贴在窗洞前 ,看着那团火慢慢地黯淡下去。
终究 ,我是陪着外婆走过了她留在人世间最后的那一段路程。我把这辈子对她的思念与回忆 ,一同装进了盛着骨灰的小盒子里去 ,如此 ,她大约不至于太过清寂了。
外婆的相片选的是她尚年轻时留下的 ,满头乌发。

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是 ,那个年少轻狂的我 ,何曾为她想过 ,为她那个被高血压所困扰的身体想过。
我的母亲 1933 年生人 ,以她那个年纪的女人来说 ,读过几年书 ,算是很幸运的了。所以 ,在我眼里 ,母亲是个知书达理之人 ,不仅如此 ,她是我见过的女人中最纯朴最善良的。在她的眼里 ,世上不会有坏人 ,人人都是好人 ,不会心存恶念 ,不会算计别人。她与人的交往也很简单 ,不争名 ,不争利。因此 ,在生活中 ,母亲常常就是那个吃亏最多的人 ,奇怪的是 ,她也不在乎 ,从来不抱怨。
母亲出殡那天 ,公元 1993 年 3 月 12 日 ,植树节。久雨初晴 ,温风和煦 ,前来吊丧的亲朋好友 ,都是一边哭着一边絮叨着她的种种好处的。蓦然发觉 ,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高的女人是多么的完美 ,尽管她的人生之路并不漫长。
在我的心里 ,一直有一个朴素的愿望。这个愿望和那个在人生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残疾作家史铁生的愿望一样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 ,这心情毕竟真是太真实了。可惜的是 ,这样的心 ,于我来说 ,却来得太迟 ,太迟了。
此时此刻 ,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 ,让一生并没有享过几天清福的母亲也能够因为她的女儿而骄傲。虽然这几年 ,我一直在写一些有关纪念母亲的诗文 ,但是 ,却怎么也不能减轻我内心深度的歉疚与痛苦 ,不能减轻我绵绵的思念与怀恋。
清明时节雨纷纷。又是一年风清景明时。再次想起母亲的话 ,不禁悲从中来 ,泪如雨下。年少轻狂的我 ,总以为生命是一汪不会干涸的海 ,等到死亡逼近时才知道生之可贵。
梨花风起 ,点点哀思。掬一捧乡土 ,饮一杯乡愁 ,点一瓣心香 ,抚一份忧伤 ,愿母亲大人安息。

旁边 ,是英年早逝的外公相片。他们在分别数十载后 ,重新走到了一起。在另一个世界里 ,因为有了外公的相陪 ,有仍在心底里爱着她的儿孙辈们每年的探望 ,外婆 ,应该不会觉得孤单吧。
弟是在之后赶到的。弟蹲在墓前 ,用一张湿巾仔细地擦拭小石头狮子身上积下的青苔 ,一脸肃穆。我将弟带来的花篮与之前的花篮并排放好 ,用细绳固定住 ,再蹲到碑后 ,认真地打上一个绳结。花篮是斜坡下去道旁搭着的临时帐篷里买的 ,大多是向日葵搭了康乃馨 ,毛竹片编的小篮子里头搁一小方花泥 ,浇透了水 ,再插上花枝 ,那些花儿便能够张扬又热烈地开上好些日子。外婆喜欢养花。每次来 ,大家都会记得带花。
我和弟彼此都未开口 ,想着各自的心事。
已近正午 ,陵园里人不多 ,便很清静。
山风呼啦啦地扯着枝叶 ,唰唰的摩擦声在寂静的陵园中显得有些突兀。
终于 ,我站起身 ,隔着墓碑 ,看着仍蹲在地上的弟。开始练习跑马之后的他 ,清瘦了许多。在我们这一辈人中 ,只有弟是自小由外婆带大的 ,外婆便格外宠他。姨舅们总是说 ,外婆是拿弟当小儿子来养的。外婆去世的时候 ,弟也赶在我之前到达杭州 ,为外婆守灵。
或许 ,此刻的弟也在想着某些事 ,一些同外婆在一起时候的欢乐的事。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事儿 ,虽然已随时光走远 ,只要回想起来 ,依旧还是会恍若昨日的吧。
外婆在活到九十多岁后 ,一路见着她所爱的子孙们相继成人成事 ,内心当是欣慰的 ,因此 ,她走得平静而没有遗憾。
清明 ,原本便是一个让人们有机会静下心来去缅怀亲人的日子。人们从四处赶回 ,聚到祖先的墓前 ,在向躺在墓里的人絮叨他们没能参与的家常 ,这是一种思念 ,亦是一种宣泄 ,最终归于血亲间情感的疏通与维系。
这个有着阳光与轻风的安静午后 ,我立在碑后 ,弟蹲在墓前 ,身后 ,是仍有树木生长着的低矮山峦。
新绿点点 ,在枝间 ,绽裂。



我们的节日 清明

怀念奶奶

刘远平(景宁)

奶奶离开我们已近 30 个年头 .奶奶一生没有生育 ,父亲是奶奶抱养的。虽非己出 ,却视我父亲如掌上之宝。因为我父亲被抱养的时候已经有六七岁 ,父亲称呼奶奶并不叫娘 ,而叫婶。
听父亲说 ,他是被亲奶奶以一担稻谷卖给了后来的奶奶家的。亲奶奶家生了 6 个孩子 ,就靠爷爷一个人干活 ,穷得时常揭不开锅。留着饿死还不如换一担粮食还可以救全家老少之急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才把父亲给卖了。
父亲到奶奶家后没受过一点委屈。到了该上学的年龄 ,奶奶就把父亲送到离家有 10 余里之外的英川去上小学 ,每星期都要来回跑 30 几里路接送。要知道那时村里很多人家连饭都吃不上 ,是没有几家有能耐送孩子上学的。那是因为爷爷奶奶勤劳 ,家里人口又少 ,所以父亲才过得这么幸福。
父亲 16 岁在景宁读中学时 ,一天夜晚 ,劳累了一整天的爷爷奶奶在火篾的光照下编畚箕、剥猪草 ,干着干着就打上盹了。这时夹在铁丫子上的火篾歪倒下来 ,掉在灶台旁的柴草上。等到他们察觉时 ,已来不及扑救 ,熊熊烈火吞噬了房子 ,周边几户人家也受到牵连 ,损失惨重。
虽然该道歉的都道歉了 ,但对于失去家的邻居来说 ,道歉已显得苍白无力 ,微不足道。他们路头路尾对肇事的爷爷奶奶 ,常常白眼相对 ,恶语相向。待不下去的爷爷奶奶只得背景离乡去了江西。奶奶家出事后 ,爷爷奶奶怕年少的父亲跟随他们受累吃若 ,又叫我原来的奶奶家把父亲接回去。
爷爷奶奶在外颠沛了几十年 ,直到 1972 年才回老家。那年我 8 岁了 ,是我和父亲去江西把他们接回来的。
爷爷奶奶回来后仍住在原来那个村 ,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回村后的爷爷奶奶啥都没有 ,等于白手起家。甚至连菜园地也被别人家占去了。因觉得自己曾亏欠过乡亲们 ,他们也没去要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去山上没日没夜地开荒 ,并在田头地角种植茶叶。没几年 ,别人家有的他们都有了 ,甚至还有猪卖 ,还有茶叶卖。勤劳致富 在爷爷奶奶白手起家的道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奶奶很勤劳 ,也很善良。村里谁家有红白事 ,不用别人开口 ,奶奶就去帮忙 ,洗碗洗菜、磨米磨豆腐 ,有时一帮就是好几天 ,直忙到事情结束。村里过年过节每家每户都要做黄粿、做豆腐 ,做这些都是非常累的体力活。村里那些媳妇有病的或是年老体弱的人家 ,奶奶都会去帮忙 ,自己家的是放在最后去做。
我奶奶就我父亲一个儿子 ,又在外工作 ,但因为奶奶待人真诚又肯帮助乡亲 ,村里很照顾他们。村里人亲热地叫她为 陈菜叔婆 。
1991 年 5 月 22 日 ,是我一生不能忘却、惭愧自责的日子。那时的我在距离奶奶家只有 10 多里远的一个供电所上班。前些天奶奶托人带信给我 ,叫我抽空帮她挖下地里种的番薯 ,她说她挖不动了。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另一个村忙 三类线路 整改 ,一时没空去帮奶奶。那时的爷爷已经干不了活了。奶奶等了几夭 ,见我还未回去 ,就在 22 日早上独自去山上挖地了。在穿过一梯田的田埂时 ,从上丘田摔到下丘田 ,昏了过去 ,在水里泡了三个来小时 ,等村人发现抱回家时 ,已不会说话了 ,最终也没能挽回奶奶的生命。